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七

性道

謙賦 以滿招損謙受益為韻

唐 闕名

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畀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為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

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飆翃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蓂莢以旋消是故君子覩之以為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閉養智於恬幽而坦坦畀以謙譓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况乎海以畀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

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毁信廢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虚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為裒少者用謙為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託跡

謙受益賦以君子立身謙德之柄為韻

唐　吳連叔

執勞謙者可以為天下君習撝謙者可以為天下勲在易也有自牧之義於書也有受益之文行已立身而道

自著御人率衆而德有云在上則騰茂實居下則播令聞亦足以化乎四表而行乎三軍若乃天地之義鬼神之理或禍其滿盈或福其廉恥故執羔鴈而行者得之而益貴秉耒耜之列者得之而易使在臣下之尚然況繼天而為子是以敎之而化行執之而教立被車書之所至雲雨露之所及故能邇無不洽遠無不賓豈不以言出乎口行發乎身求之於已加之於人者也夫心者難備物者難兼故先王所以戒慎往哲所以崇謙不然

者宣子何以稱賢太伯何以為德書三讓之策文作千古之程式其執謙也必在乎合宜其在畀也亦存乎隨時過之者俯而就矣不至者跂而及之無貽誚於巽牀之義無見刺於相鼠之詩惟木兮從繩則正惟后兮從諫則聖雖不富於其鄰而有助於為政理於身也合仁義之五常理於國也則文武之二柄宜播美於筆端傳謙德之雅詠

謙受益賦 以君子立身謙德之柄為韻

唐 孟翱

求百行之規矩考三才於典墳歎撝謙之上德出雅誥之明文天得之而配地臣得之而輔君昭明茂緒啓迪洪勲匪招益而日益不求聞而自聞謙之伊何慎爾攸止益之伊何介爾繁祉謙持益兮為輔為車益賴謙兮成綱成紀在寵思辱居終慮始昧之者所謂憸人行之者是稱君子其在炎漢英髦盛集京房辭榮疏廣撝挹挂衣冠以長往辭闕廷而不入棄人間而遠遊顧君恩而尚及斯謙德之尤著軼羣賢而獨立降及南山綺季

谷口子真逃居避竄遠害全身既逍遥以齊物獨放曠以懷仁斯受益之為用在有聞而足珍固知將欲求益莫如好謙覽孫弘之為箴滿而恐撲觀周廟之作誡其難更添若露才而揚已寧韜光而自潛勿為天蓋高其道正直勿為神無形恒處幽默既惡盈而惡滿斯好謙而好德同形影之相隨在毫釐而靡忒既警既戒念兹在兹慮日月之逝矣當寤寐而求之凡曰儒行如何勿思于嗟謙兮惟道之性能執一以無舍在神明而輔正

惟觀鉛素希易象之一謙仰望銓衡歌周官之八柄

天道益謙賦

宋　范仲淹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為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裒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

勞於以見其物理於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剥而来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無迹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茍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終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巳之君我則助勃興而無斁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必照在集枯者雨露必需取類而言如江海之潤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觀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

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適大哉覆受無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為畀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君不失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是賴無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蒙以養正賦　　宋　范仲淹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羣守晦蒙而靡失養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棄智斯為

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闇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顏生信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

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韞玉而外質蚌含珠而内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為先聰明自廣不務淳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眞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其蘊道德而不衒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修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廼有修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

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復其見天地之心賦

宋 王禹偁

動者天地之用其震也勃焉靜者天地之本其復也寂然故二儀之心乃見七日之義斯玄自可要終而原始何必俯地而仰天豈不以復卦之義雷入於地既反本以無朕亦見心而有自躁君不撓遂明萬化之源剥道方終未覩一陽之至其或鼓萬物蕩六幽上健行而弗息下剛克而勿休蒙亨艮止以時作雷動風行而不收

此乾坤之功也心無得而可求及其化功成物理格高明之體無用沉潛之形莫索凝然若混沌之未鑿寂兮如庖犧之未畫此乾坤之本焉心有來而可賾得不窮動靜之旨審語默之端其心斯在其妙可覩聖人見之則政尚簡教尚寬棄智而化萬姓垂衣而總百官故帝堯之道文思安安非復之義者諒至此而攸難君子見之則反諸身視諸掌既絶慮於嗜欲乃游神於罔象故孔子所謂其道蕩蕩非復之至者亦舍此而奚往是知

運行者天地之時寂靜者天地之基心亦在其中也物莫得而見之坐忘遺照之人於兹得矣至日閉關之義何莫由斯我后端冕凝旒窮神知變希夷之理斯極清淨之風克扇大哉天地之心明明而可見

損先難而後易賦 以損德之修先難後易為韻 宋 陳襄

損有至理聖能極觀謂修身而謹行必後易而先難始克巳以圖仁敢忘劬必終致躬而無患以訖多盤聖人贊易於神周身以智因憂患而發乎慮著損益必明其

義故乃取山澤之二體寓人時之深旨謂進德修業當克已以艱難則心逸日休斯措身於樂易誠以惴惴夕惕乾乾日修内懲忿以窒慾外損剛而益柔義既無悔福斯來求當茲遠害之初已事遄往及爾有孚之吉俾躬處休且夫難莫難於初慎莫慎乎損況經綸乎德業修思乎誠悃無忘克責之意斯乃安樂之本雖二簋之可用享志乃先勞洎十朋之弗克違事非往蹇茲所謂艱乃無咎損之有時事君庇民吾不以為德屈身降志

吾不以為㫼雖一時之勞止終百禄以康之所以菲食
㫼宫夏禹享聖功之茂跋胡疐尾周公成王業之基葢
先聖居憂虞之時明止說之則物視其化民懷其德必
先損益以修己然後安樂而享國亦猶否旣傾而後喜
乃勵危心謙以勞而有終亦為矜式若然則圖其終者
在愼其始逸於後者必勞於先苟不刻意以慮患謹身
而圖全又安得永有終譽祐之自天昔也利艱雖甚涉
川之患俄而引逸斯為致福之筌况一卦之始終六時

之先後著聖王克損之德戒君子操修之厚故曰終於逸樂者始於憂勤吉又何咎

蹇賦有序

明 何景明

孔子士之上大梁也子戒之曰至則求大梁李子書及還李子乃書所著鈍賦焉曰何子其和予篇夫鈍者委時之弗利無如之何欲以藏用而自完蓋獲予志焉讀其辭傷懷慷慨悲之遂抽其緒餘因別為蹇賦繼之書付士使並藏觀覽焉賦曰

悲世塗之廹扼兮互險坦而多歧蹇子步之躑躅兮屢前却以狐疑衆趫踔而便捷兮又車輶而馬習羌量力而退守吾拙兮固將遜彼之超軼物有堅而不化兮性有蠢而難移循故躅而弗舍兮衆覩其躧蹤而笑之兮豈無騏驥之玉駟兮意猶豫而不敢進臨修路而逍迴兮恐叢棘之未盡昔子膏車而北鶩兮顧九折而返御豈吾志之未遐兮蓋懼夫途遠而日暮世周迎而徑造兮高健羡而畁德謂康莊爲迂兮謂蹊爲直子豈不知

儇捷之逢合兮與奔競之先至爰却走以求完兮固宜盤桓而弗利閔疾行之冒險兮孰貪進而靡害彼彭韓豈不皆王兮卒囚執而葅醢木以才而菑及兮馬以力而取敗予羨夫二疏之覽止兮齊縣輿而稅駕彼非不知炎炎者之為榮兮固恐阽危而逢禍重曰世淆雜而溷糅兮棄騏驥而不騁蘭芷芎藭不植於路兮蒿艾蔽而成林予縱有龍駒與紫燕兮孰能執策為余先容呂尚棘津之屠叟兮文王載之車後甯戚賤牧兮桓公乃

勃馬舉於牛口彼二子之鞠㗖兮故世人之所訾徵古人之軌迹兮聊淵潛勵吾初志孅趨曲趦兮洼士所惡旋辟中墨兮又羣情之所妒子亦知圜行而方閣兮勉弗能改此度也驥伏櫪而奮身兮願一顧而求試服罷驢與羸駟兮又驥之所恥退斂策而改轀兮修矩矱以自飭驅騏驥與狐狸並逐兮信不如其巧速寧麥罷服羸全以自終兮豈能與韓盧逐毚而鬬行步之工拙

履霜堅冰至賦 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韻 唐 王起

霜之履兮白商應氷之堅兮玄律分其履也結之寒露其堅也矗若長雲當萬物始挫之時降於青女及六尺凝寒之日可薦明君信履微而知著宜布象於前聞乃若歲如何其夜亦秋止稜稜稍結兢兢未履漸皚皚於葛屨之下將皎皎於玉壺之裏雖嚴凝作氣必納於輿人而愴悽動容先感於君子此謂履霜之始曁夫變化無朕堅剛有期律移緹幕之候辰當黒帝之司由是璀璨無積清明自持則豐山古鐘不春容而鳴矣鄴臺舊

井可皎潔而藏之此所謂堅氷之時也霜之飛兮至微
氷之潔兮自保所以通變其德所以馴致其道畜峨峨
之色且寒於長河改氯氯之光寧留於勁草凝冷兮漸
滋積素兮斯皦始落金波之上有助其明終藏陰室之
中不欺於闇氷因乎厚地霜本乎高天何質變而增勵
何節窮而更妍亦由洪因纎起高以下先投一跡而千
里路極覆一簣而九仞功宣則求已者知霜氷之言理
有漸周身者知霜氷之防於未然固冝研精屑屑覃思

乾乾豈翫蒹葭蒼蒼之色鑿山谷冲冲之堅哉士有錯綜文房琢磨儒術以修詞為履霜也不同於豺祭之辰以干禄為堅氷也不同於狐聽之日顧察言而觀行儻循名而責實況乃良收煌煌近天子光引凝陰之義為勸學之方則因畢致崇匪一朝一夕為大於細在日就月將然後知作者之微旨嘉言孔彰

履薄氷賦以戒慎之心如履氷上為韻　　唐　皇甫湜

氷之積也不厚人之履也難任此焉投足可為寒心彼

墊溺之攸慮在恐懼而誠深愼同數馬之人然非萬石
誠若倚衡之子不以千金水始凝氷未壯之六尺之為
厚非七月之所尚畚斯之股兮猶且不同齊人之紈兮
曽無以況雖鞠躬而欲涉何跬步之能抗有同居累卵
之危無殊坐積薪之上股栗兮在茲魂驚於所之怵惕
求前豈人心之難測趦趄有畏類狐性之多疑每縮縮
而若墜常兢兢而自持與巢幕兮焉比將臨泉兮是擬
丈夫不處斯畏其沒身夫子所懲不惟於滅趾徐子忘

其故步尚書越其素履行自失於佻佻爲無施於几几視之豈無履而若虛非北陸積堅之始是東風初解之餘水蟲隔而纖鱗必露秋蟬比而輕翼不如當履道未成其難汔濟縱善行無跡不可躊躇兢慎圖其不敗震慴謂其將壞步揺揺爾式彰君子之行身飄飄然誰謂邑人不戒如何克已若此履氷與習坎而相類符執玉而可懲故疊足是虞側身以進言志足履之適自近康隅庶幾心腑之中無貽悔吝得過隕易危之吉靡濡首

失容之舋行之止於三思戒實先於六愼

履薄氷賦 以戒愼之心如履氷上爲韻

唐 闕 名

氷之薄兮消釋可期人之履兮憂患是持將秉心於處險諒投足而增疑故君子假輕重之喻爲安危之資跬步未移顧見吉凶生矣躊躇欲泮行觀左右流之是以義比垂裳戒同狎水乍兢兢而股戰時刻刻而屨起步難免於褰裳憂有甚於濡履則知吉凶繫乎物動靜由乎己不敢不蹐雖厚地而莫安時止時行固輕冰之可

以故知我者見我戰戰兢兢不知我者謂我視川若陵既無咎於素履尚可期於積氷或北陸初結或東風始興覩之也知其脆易破涉之也恐其任不勝由是屏氣而行虛心而進在陽敢忍乎不治通陰庶懷乎克慎身若重於千鈞氷疑消於一瞬憂心輾轉危步虛徐空色不分每疑於滅趾氷容無響或遠於曳裾將釋兮畏明君之煥若其行也懼大易之屯如然則覩薄氷之為象知立身之所尚類將墜於焦原之前如待然於積薪之

上始玲瓏而若盡復皎皛而可望就其淺玉石無以隱其輝臨其深魚龍不能掩其狀大矣哉其薄斯在其虞則深將以戒乾乾於終日持惕惕之小心當見晛而或躍懼霜霰之未任故曰古之機言今之攸戒儻所行而不惑俾處薄而勿壞

觀瀾賦

元 傅與礪

淵乎深哉道洋洋不可極兮萬化泯泯其同流浩吾涉夫聖之涯兮褰欲濟乎中洲朝濯髮於江漢兮夕余將

浴於沂泗覩逝者之如斯兮沛百川之方至乍澎湃滮
滈以若傾兮終紆徐迤邐而趨平空漠漠杳其下垂兮
雲繽繽曖而上征長風迴薄割以合沓兮陽景翕霍淼
以滉瀁靈剡剡其交馳兮氣憑憑與相盪窮余目不知
其遠兮下孰究夫丈尋繄進流之有漸兮盍稽夫源之
深心與境其適遭兮冥合乎斯道嗟末俗之波流兮蕩
澆風其瀾倒紛雨集之溝澮兮朝盈而夕枯使河海可
蠡而測兮豈云異夫潢汙亦惟涓涓之始兮積之以浩

浩旣混混其不息兮淵淵焉以深造彼鼃坐以井觀兮固難與語夫津涯眛者又不察兮競好誕而喜夸漭迷源而濫入兮愕望洋以增歎儻遂返其初兮羌徒求乎汗漫嘻先哲豈其然兮亮有本者如兹惟古訓斯昭昭兮歸求之有餘師淨以澄心兮浩然以養氣沉浸乎禮樂兮涵之以仁義大中以正其源兮至和發而靈波一勺不見其少兮瀰六合而非多尚麗澤之是資兮旁流之務蹇謙以持其盈兮湍焉而不溢成章其自達兮派

有萬而必東邇之潤吾身兮逺將及乎無窮亂曰大化沄沄湍以駃兮乗流斯行坎即止兮厥有源泉更晝夜而不舍兮匪道伊合亦何取於是乎

夫子之牆賦　　元　汪克寛

敏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之墟造孔林之闕里瞻至聖之攸居梗楠連雲而蒼鬱檜柏參天而扶疎蹕亭嵯峨而倚空杏壇甃甓而荒蕪列横序之層構峙鉅殿之中巋屹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迴紆主

人喟然而歎曰端木子所謂數仞之牆其在茲乎吾子衣蹁躚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摹寫今古行式淵騫言稱求路盡為我抽思逞辭餝章繪句鋪張弘麗之規緣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燿亟援筆而為賦先生曰嘻夫子之牆豈今之所謂牆哉粤自二龍繞空五星降庭萃大塊之清淑會元氣之晶英纘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代之文明夫是以覆泰宇以為棡立人極而為柱存至誠而為基凝至

道以為土文章為之華飾徳業為之培累貫一理以為楨崇藹善而為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乃其畚鍤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鏤悠久無疆乃斯墻鞏固之迹博厚配地乃斯墻延袤之數蓋非有馮馮之聲俾人得而聞又非有莞莞之形俾人得而覩子輿守約而獨請復聖瞻前而無方衛黼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人固無惑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渺茫主人騣然而笑曰

繄尼父之誨人若太虚之時雨示後進之表儀固無行而不與夫豈强蔽於垣墉岌岌乎城堞之扞禦使升高而無階謾顒顒而延佇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亶鉅纖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儻其中之狹隘外畀薄以奚疑苟處下而睎高曾何異乎斥鷃笑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高躋眺清賞闢重扃披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睇宫庭之峻廣扣玲瓏之綺疏拜嵩俱之遺像覽砰碣之籀文聆絲竹之絶響爰從容而

詠歸挹清風之蕭爽

君子不器賦　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為韻　唐　白居易

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舍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修辭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子

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故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内弘道以維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算誚挈缾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否豈不以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

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矣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慧而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焉取斯

不寶金玉賦 以君子立身無利財賄為韻　唐　蔣防

聖哲之人含道德以自貴遠瓌奇而不珍被褐所懷上

恃慈儉以為主作礪於用下推忠信以為臣俾得各歸於其璞庶將靡失於其真異彼滿堂且由乎知足殊夫潤屋焉藉以發身慮知損而賈害比行妨而賤賄寧因衆口以鑠自絶匹夫之罪當令與土同價誰重一簋亂念其將石俱焚奚誇陸海塞淫奢之路彰廉潔之徒諒縱横而抵鵲豈鎔範以為符抑好貨之心自家刑國秉不貪之志雖有若無顧毀櫝兮則那念稱穴之可恥獻而辭也足愧彼宋人欲乃攫之誡書乎列子還茲磧礫之

内宜彼巖巒之隈類亞夫之碎斗鄗昭王之築臺虛而盈將以禮義為器藏諸用何須府庫之財靡近取於藍田詎遠求於林邑郤玲瓏兮塵翳守清淨兮氷立或黄或白得之而必捐如錫如圭踐之而不拾空韞石以自晦孰披沙而强分若受欺於田父嗤冒賞於商君執固窮以去奢視同累塊喻至富於来學輕如浮雲於是國尚親仁民從棄利戒多藏於百貨思寡欲於萬類所攻惟善寧採之於荆山所揀惟賢任雨之於泰地

以不貪為寶賦 以不驚他貨士之意哉為韻

唐 黃滔

以玉為寶兮寶之常名以不貪為寶兮寶其可驚彼空矜其純粹此特稟其清貞潔已虛中既處一言而落落飛聲擅價終傾衆寶以鏗鏗宋人獲希代之珍子罕當連城之贄且曰伊我之寶非君莫遺提攜而日月耀手跪拜而丘山屬意殊不知飲氷礪節如氷之色何煩匪石推心剖石之姿足棄如此則别號瓊瑰得之非荆山者哉獨為奇美種之乃情田而已莫不埽埃垢於嗜欲

擴規模於廉恥器之於國雕鏤皆讓劒之流利之於人貿鬻悉投錢之士繇是煥爛羣目鏘洋一時自叶至珍之比永辭凡口之嗤豈可輕重貴賤諏議磷緇衒賣矜華爾則以琬琰當也輝今映古我則以惇素稱之卒使民知返樸之風俗靡攫金之過豈惟清白以足謂固亦温良而大措所以不潤屋而潤身葢非貨而曰貨則知以非貨而為寶者少以所貨而為寶者多少則與珪璋而合美多則與瓦礫而同科故其滌以蕪穢加諸琢磨

採於己而不採於彼貴於我而不貴於他縱饒秦氏當時曾欺趙地爭奈楚君昔日截刖荆和宋人於是辭默而慙顔赬而走斯言既得以佩服吾寶乃分其妍醜誰能持確論秉貞姿問貪夫之信不

課虚責有賦 以理派空至方明得門為韻

唐 黄滔

虚者無形以設有者觸類而呈奚課彼以責此使從幽而入明寂慮澄神世外之筌蹄既歴垂華布藻人間之景象旋盈昔者陸機賦乎文旨推含毫佇思之道得散

樸成形之理雖羣言互發則歸於造化之中而一物未萌乃鎖在渺茫之始是宜囊括玄牝箕張混元暗造無為之域潛臻不死之根致彼音塵莫隱於秋毫纖芥令其影響俄通於萬戸千門然後扇作波瀾騰為氣色無論於遠近高下罔計於飛沉動植如鏗至樂非所聞而遽聞若摘玄珠非所得而遽得則知文本於道道不可量杳翳存而韞亡道散於文文不可當乃飛鋒而耀鋌取之者取之愈遠偶之者偶之不常故其越兔影邁烏

光向無聲無臭之間陶開品彙於出鬼入神之際定作
圓方乃使巧拙應機虧全任器考其始而始則無覩驗
其終而終則有自物居恍惚牢籠而俟以真歸精逕杳
冥搜索而期乎實至所謂擺揚恬淡剖判虛空冀其神
䖍逮彼幽通豈惟卒爾邈然散著於山川草木風飛泉
湧爭飄於鳥獸昆蟲夫如是則洞啓幽玄曾無險隘流
音既自於扣寂成象還同於畫卦固知文苑之菁華亦
沖和之一派

知白守黑賦 以為後之則跡無顛墜為韻

唐　黄滔

白之能知須守黑於所為黑之能守則知白而無咎聖人所以立言於彼垂訓於後將令學者得韜光用晦之機不使来人有衒實矜華之醜是宜採厥理扣其辭豈非白也吐耀含輝稟西金而成姿或玄黄而可得或蒼赤而可期知之者必能洞徹萬物昭彰一時故為禍患之所之黑也光沉影匿漫北水而成色既視之而不見亦曉之而莫得守之者必能混合羣象冥蒙衆惑故為

安寧之所則繇是任懐霜而懐雪不在明言縱如壁以如珪終須黙識如此則凖繩萬國龜鏡八區俾其檀清名者若昧抱明智者如愚有於不有無於不無亦猶玉之貫虹以韞石而為妙珠之象月以蚌胎而為殊論於物而物且能爾驗於人而人焉忽乎是以鈎璜於西渭之濵扣角向南山之夕須知刖足以掐禍莫若漆身而遁跡君不見斗牛烏兎垂大明而或隔陰霾麟鳳龜龍作嘉瑞而常居藪澤則知以白藏黒兮道無不全以白

離黒兮理其不然若乃包乎皎皎當外處乎綿綿故懷希代之珍者被褐負不羈之才者草玄然後弘彰典式克免危顛夫如是則垂戒無根推誠觸類靡令受采之質或爽處蒙之意吾徒也勉之哉佩帶斯言而勿墜

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二字為韻　唐　黄滔

曲也者厥理維何直也者其辭可屬一則見回邪之所自一則非平正而不欲故聖人立此格言為乎懿躅俾有家而有國不與混同令自高而自卑靡相參觸至如

木也或表從繩之直或疊来巢之曲雖則含煙帶雨共呈蒼翠於巖間而聳本盤根各稟規模於山足勿言同地而錯雜固乃殊途而瞻矚所以方能中矩俟良匠之所知勁不為輪信奇材而可録莫不分彼邪正鎮於時俗且木之理兮猶不差忒人之道兮切在忠直直也不可以曲從曲也不可以直飾行於已而已有異施於人而人是測繇是屈原在楚餔其糟而不為比干相殷剖其心而可得顧惟忠讜之受性豈與邪諛而同域其不

相入也理茍如是俗奚以惑小人曲媚或乗造次以得時君子直誠可仗英明而輔國今我后恢睿哲以御乾澄聖心而立極惡似鈎而在物樂如絃而比徳惟曲是斥彰萬乗之凖繩惟直是求示百王之楷式微臣之獲詠歌敢不佩之於取則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以良匠之誨人以規矩為韻

宋 歐陽修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為常度

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於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梡為鞠而斷為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茍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為圭為璧以異宜制度可誨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

巧工之事也作於聖人因從繩而取喻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来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喻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為工剞劂斯主玩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

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宋　范仲淹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處動必相資始則無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徃有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溼之情知和而和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

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本四象而區别葢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功不相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鹹作苦殆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質本相違義常兼濟六府辨盛徳之美九鼎洽大烹之惠分而為二曲直相入以誠難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

自契象則遠爾理必依於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疏從政者寬猛相須體兹至矣為道者恬智交養覩此行諸是故躁以静為君有以無為用相薄類風雷之益違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共者也

贊善賦

吳　楊　泉

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温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

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兮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徜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之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韋弦賦 以君子佩之用規性情為韻

唐 闕名

趙魏君子跡著明文有韋弦之淑慎在躁靜以區分於以誠德在我於以表正事君稟剛以宣其志守柔以播

其勲動静有恒得樞機於要道佩服無斁合規矩於典墳昔董安于事趙簡子虚心固節收目反視由一國之具瞻在四德之為美誠孜孜於不怠諒勤勤於所履觀其弦之勁姿可以勵其攸止式標其道於焉克己所謂惕禍以垂休故以善終而令始且其天道何常順之無悔察是非之倚伏節行藏於進退守而取則在剛柔以為箴動必可觀比玉劒之為佩鄰令乃曰躁用乖於正性故安畀以從時静既恭於五德故不暴以為師命韋

帶之間緩體君子之舒遲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容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宫徵内外相制亦合乎塤篪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緩之於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因履端而不競懿夫式彰茂德分意表情禮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禁猗二子之垂誡與千古之揚名

佩韋賦有序

唐 柳宗元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日月迭而化升兮寖遁初而枉神雕太素而生華兮汩末流以喪眞睎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無垠世既奪予之太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從吏而不揚猶惎力而究陳兮獲貞則於典章嫉時以奮節兮閔巳以抑志登嵩

丘而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於明后子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兮攀往烈之洪休曰沉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蹎踣兮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於伐國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藺赧顏以諂秦兮入降廉猶臣僕

吉優游而布和兮殘雈蒲以屏慝劇拔刃於霸侯兮退
竊竊而畏服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
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舁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帥
而蒙辜羽愎心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雲嶽嶽而專
强兮果黜志而乖圖咸觸屏以拒訓兮肆隕越而就陵
冶訐諌於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苟縱直而不羈兮乃
變罹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遵大路
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子抵暴梁而

壞節家撝謙而温美兮脇子公而喪哲義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桑弘和而却武兮湨宗覆而國舉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强兮必喪必亡韜義於中服和於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於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

今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行不由徑賦 以處心行道有如此焉為韻

唐 浩虛舟

澹臺滅明幽棲武城感樸直之風散惡姦邪之徑生苟正其身寧偏僻而是履不以其道故斯須而不行想乎塵滿荆扉草迷荒野追遊不慎其經歴咫尺固難於出處鍾山石上杖藜之意殊乖蔣氏庭中攜手之期頓阻牢落幽居交從日疎顧履危之若是將苟且其焉如訪野徑以閒遊恐穿松竹出衡門而獨步不遠園廬嘉夫

礪志草茅規行畎畝避幽隱以不到視崎嶇而何有蕪城獨賞寧遊舊井之間山館時歸肯逐樵人之後至若草樹沉沉幽芳阻尋絡野之茅陰自合緣溪之苔色空深以遨以遊見徇公滅私之志一動一息有去邪崇正之心是以蕭索鄉閭虛閒襟抱優游多轍之窮巷來往疎槐之古道花間絕跡念蹊樹之徒芳原上無人惜皋蘭之暗老且遵道如砥持心若弦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顏生負郭之田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

所用馬既而披蔓草之荒凉見遊人之邐迤方檢身於邪正寧繫懷於遠邇楊朱悲道喪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枉冀風行而草靡苟非賢智之為心孰能如是

弋不射宿賦 以君子仁及飛鳥為韻

唐 王起

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為繳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雕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為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皎

月纔分斂翮爭萃來巢有羣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知翦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機為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恃太平之君四鏃既藏六鈞遂弨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弘五䎅之仁為小蒲且布伎自貫於青雲逢蒙設官爰射乎妖烏豈以窺城上之烏棲殞月中之鵲繞至道在兹懷仁有歸恩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且以順行而䴏寧恨於風毛雨血當夕而殞奚思於不鳴不飛

諒身翦而知懼實羽族之有依我思古人聿求夫子蓄矍相之藝不發於非時當山𤢖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物既全諸眞藝亦藏諸身則知逹是道也在博施於仁

冨貴如浮雲賦 以不義而得有如浮雲為韻 唐 鄭礎隱

義重所守雲輕不居苟崇高而非據等飄薄之無餘比赫赫之榮不因於道德似悠悠之質且寄於空虛推在天之所自諒於我其焉如昔宣父以飲水為娛枕肱方

息原憲在左顔生侍側感落落以抱影見英英之改色明徵瞰室之誠窮彼吉凶遥憐岀岫之容齊乎失得且曰得之不處生也若浮放於利而安仰止於天而不留將以輕列爵動諸侯雖南國佳人漫學如蟬之鬢西園危檻空齊似蜃之樓察彼載浮異兹長守高冠始加而已失雅歌式遵而非久象徃来之車蓋圓影難追映蹤之馬蹄嘉名何有誠以善惡不昧卷舒有時由得之而濫矣果飄然兮已而綦則不居異郁郁紛紛之狀求

而非道同朝朝暮暮之姿然則觸石而起者如茍得之易從風而滅者非能散之義顧炎炎之色鼎食皆虛仰片片之多煙空如寄倐忽時變悠揚日曛垂一言於百代揖萬國之孤雲月榭風臺空復散其蕭索藻扃黼帳皆不駐於氤氳可以定聖哲之窮達審是非於得否山川之氣俄失高明之象速朽至乎哉如雲之喻傳於二三子之口

駟不及舌賦 以是故先聖予欲無言為韻

唐 陳忠師

甚哉言之出口也電激風趨過乎馳驅掉三寸以發越應千里於須臾逝不可追空勞於駟馬行而無蹤豈繫於九衢故君子念彼尤悔本乎虛無苟出話之不復將起羞而是虞且舌之𢿱也有時而馳駑類扣虛之莫獲同捕影之難遇蕭蕭之響徒繫於下風逐逐之音已疲於中路信樞機之爰發隨小大而作故儻善守於輔車何遽煩乎騏馵遲速相懸奔走徒然言出於身所謂往而不反馬竭其力猶歎瞻之在前雖欲適遠邇課後先

如流之巧以失若滅之態何宣嗟夫以駸駸之足追言言之速豈能之而不欲蓋窒喋喋之喧喻駿駿之奔在誡之而不言肇自微渺倏爾騰翻疾既甚於過隙患必防於屬垣斯事也罔念則狂克念則聖惧片言之既往知逸足之難競自然有蹻之造勿謂載翕其居此不矜於奇矣彼何患於班如不然者其出彌遠其來愈疎是以慕宿諾於季路悔聽言於宰予至哉詩惡翩翩書懲靡靡方憑轡於無際豈絶塵之可弭易象又著夫寡辭

禮經亦防其苟訾未若古人之深誡饘於是兮鬻於是

駟不及舌賦 以樞機一發榮辱之本為韻

唐　陳仲卿

言如流兮惟舌是出咎將至兮徒駟之疾既力竭而罔逮則厲階而非一孰云不進諒金鑠以難追尚謂莫捫苟星奔而愈失由是知所大者吾將誡之雖欲加於鞭策誠有謬於毫釐不且息焉想喋喋而自遠非敢後也因駸駸而罔追爾其逝矣將興班如忽越彼懸蹄之莫馳伊利口之斯發猶在耳而旋失須臾若過隙而終煩

滅沒澹澹如掉俄出有而入無薄薄陟遐想勞筋而苦節豈獨嚚然未殄倏爾既徂徵其如駕之捷防其不密之樞如沸如騰訝已成於枝葉靡瞻靡顧信空騁於道途原夫貴以寡尤取之不辱慮一出而匪賤故再驅而是蝨茍如簧之靡定是見瘁躬若捕影之無由寧勞蹀足是知聽之則咎鼓之或非靡不忘於可復固必在於知機雖齊景之則多爰思滅迹儻張儀之尚在詎可塞違至哉立彼教言先乎根本弘影響之靡誠懼衆多之

挌損崩騰未蹀仵逐日而自勤反覆雖柔見如雷之將遠是知孔甘者辱若訥者榮期自虞於速禍故必遣於遄征君子所以存勸誡立度程雖奔走而致遠吾知夫莫疾於聲

駟不及舌賦　宋　王回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行有疆聞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諸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

避蓋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今

三復白圭賦以立身慎言思是用則為韻

唐 張仲素

賢哉南容詠白圭於雅什奉明義以為誡徼芳辭於口給諒同符於素履將辨志而貞立玷生在玉伊良工之可磨言出於躬縱駟馬之不及是知詩之為喻言以昭信想研精於奥旨知底滯於遺韻詠歎彰其不足反覆明乎克慎身之是省況開卷而念兹心苟無瑕異獻璞之往吝允矣君子宜其念之懲諸嘉玉覿爾靈龜尚鮮

華之彩慕特達之詞知在涅而不昧同居暗以無欺重明哲以作則故沉吟於四時既切磋以求友將造次而解頤得之自中殊學者之四失復而無斁類夫子之繹思是謨是訓是傚是則諒修已以為物可自家而刑國既引之以改過復重之以比德香芸自雜於卷舒青蝇寧間乎白黑彼以圭為瑞比以誠為珍茍因文而假物非貴玉而賤珉然則懷璧者恥慢藏而成玷事君者畏不密而失身夫其列於雅頌備法語之為用垂於後昆

庶厥道之長存汗簡之文可考絶編之義再敦且非守句之末學有異斷章而賦言豈不以賢智之心慎樞機之所啓瑾瑜之質懼毫髮以成痕懿夫志士仁人明不自是執一善以無失故三復而樂只若或志於斯行秉善價而誰毁

知四十九年非賦以賢者冣身知非昔歲為韻　唐　陸肱

往事多違今来覺非嗟忽度於時景懼將萌於禍機新年當艾服之初方能知過往歲比靈蓍之數未省防微

試問何人云蘧伯玉以道為喻因言自朂追向者以何及悟平生之不足處身而每在廉謹立志而常齊寵辱故乃追往日想當年似有失禮疑乎不賢懼愧於三千之内仍思於五十之前雖云時不再来悔無及也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想其悒悒自傷兢兢若厲悲急景以隙過歎芳時而川逝將以防彼終身警夫後世馳心於見善之末託意於思賢之際星霜不駐儀符大衍之籌容貌初移忽及始衰之嵗况復日月逾邁春秋載新

懼有乖於君子恐時同於小人前違而欲改安得後患而將遷有因百行維修宛見日新其德三緘乍啓可明言出於身自是一悔幽微全忘矯假方同知過之士亡異惡强之者朝來暮往故無得而踰焉亂世危邦則可卷而懷也窮其過兮嗟嗟莫追考其數兮七七惟寄豈因利而有改雖委骨而無移異買臣官達之期未然而覺契孔氏命窮之日既至而知由是三省為人勞謙自責駟馬將追而莫遂中心欲悔而何益永示千載非惟

半百故余當弱冠之年已知非於曩昔

事君賦

宋 王回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則異矢中心而自贊兮非有道曷明其所為蓋圖國之在人兮我得之故為貴若貨私之不敢愛兮奉君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濟君難於已然豈不輸忠而塞報兮奈何猶憾於天俾我圖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閱萬物之至衆兮孰一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賴先權於取舍張有司而賦政

兮寄聰明於夙夜儻虛其人而瘝厥官兮雖有食而誰暇彙以進夫賢能兮礐巖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暨四方之守侯咸顯任其所知兮迓交泰之時休君無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游昔重華之弼唐兮拔岳牧與禹稷文命躡其近武兮晤臯陶而謨九德摯虺夾以相湯兮美遂良而舉直元公作周衡兮向勤訓於三宅其誠薦於天地兮况我民之訓格君臣享其淑問兮詒萬世之矜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而無人隨小

大以成功兮但挾霸而未純諒要道之自然兮如歲運於陽春迷咫步以他之兮固治亂之所分臧仲之蔽展禽兮坐掛譏於竊位公孫託擯於仲舒兮衆交詆其疾忌夫豈不念於善傳兮反貪功而速累曽莫望於貨之徒兮猶可以逃罪彼匠者之構厦兮操斧墨而自能梗楠老於深林兮斧墨具而焉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命而有成感先儒之話言兮聊頌箴而一明

君可思賦

宋　楊億

夫民生在世兮事之攸同子之能仕兮父教之忠念委質而勿貳兮本陳力以自公雖代耕而徯禄兮曷期侈以圖豐亦懷才而待試兮將乘時而奮庸夫何直諒不回孤堅寡偶貫歲寒而勿改兮濯江漢而無垢中履潔以好修兮外葆光而虛受筮仕逢亨奏技承平濯鱗禁沼拊翼丹楹堯文載郁禹律維精荷紫囊而舐筆兮從單于之勤兵霜飆刮骨流塵滿纓自此研精藻翰局影天扃毫殘雞管香消鶴綾繽彫屋漬心懸閣鈴矧乃郢

坊酒醇武都泥紫版急鶣頭書詳馬尾石屋紬書鴻都
約史擿摭闕遺發明統紀竊企跡於前修庶同風於古
始慮罔越思身亦勤止宣漢德於無窮納舜韶於羨美
志本匆矜言乎有慿非施勞而伐善豈揚已而害能每
噪吻而躑躅屢撫心而屛營激談泉而截涸鼓思風而
弗興感外邪而遘癘殆五日之沉冥悵官事之孰了汨
勞府而靡寧豈望夫連城之報豈愛乎畫餠之名羌民
生之樸忠希在昔之遐蹤思不出位罔貪天功慕臺駘

之業官肯有二事念犁彌之辭賞愈激厥東庶克終於
雅尚聊有裨於素風奈何飿心昌熾錦言萋斐蠅薨薨
以交亂犬猘猘而迎吠賢登朝而共嫉女入門而各媢
乍緝緝以翩翩競翕翕而訾訾結合隱邪締造疑似俾
朕師之震驚惑星箕之華哆幸大度之不校專巧言而
縱毀胡能傷君德之巍巍徒以動賢心之惴惴然後飾
衛鶴之華軒銜黔驢之短技竊名器以宴居絕上下之
愧畏侯貫惡之既盈將幽神而共棄若夫睟穆東房奚

望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惟康延登體貌義問覃詳伊蓮心之受惠憐樀性之有常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犯四禁而多恕緩千編而不遑丁寧一札在宥三章踐丹塗而乃眷宴華林而醻觴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卿沉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鬢謏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埽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甽畝思君羈心蘖苦别緒

絲棼岷江一壓幸天畿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感騷人之遺韻聊抒意於斯文

責難賦

宋　王回

臣卑而君尊兮侔地道之承天北面贄以伏朝兮南面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須有命而後虔含厥美以自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獨傳蓋曰善之為猷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稟兮覺初微而漸碩儻一失其本原兮外物來而横逆况

宅摯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甚者喪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既好而禄又豐師保阿衡受教兮箴諫謹於羣工匪聖法而不敢述兮推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吾君耻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理而無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吾謂倨蓋志行則爵禄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

相堯兮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撻市而爲
虞說冢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周公之告孺子兮
揚文武之永圖召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
孔孟之潛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
兮彼興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極逢
君欲以就利乎幾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爲不及兮聊順
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濶兮喜近巳而循迹嗚呼君名
貶於雜霸兮專頌美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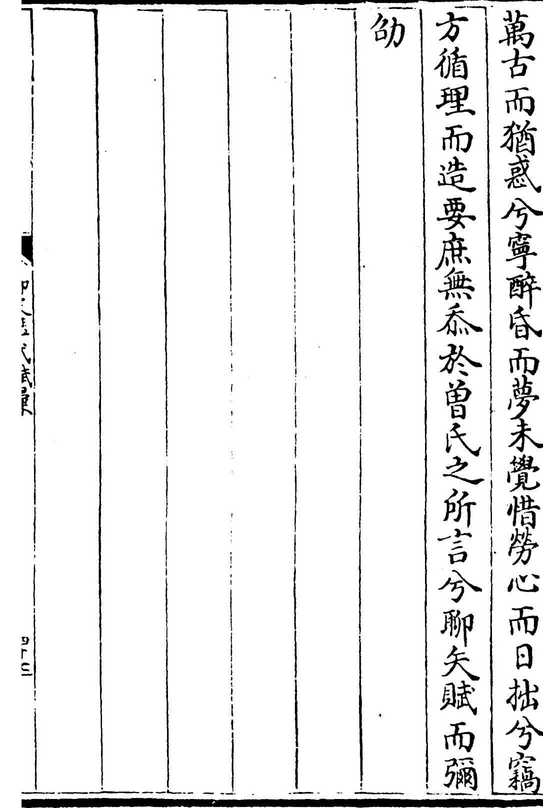
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迓衡知正已而民服兮破俗辨之刑名既柔遠而能邇兮尚惜其學畧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儆戒兮雖芻蕘者亦聽匪吾言之能賦兮唯尚文之易明

愛人賦　宋　王回

儆天民之秉彛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舍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違禮而寢於

大夫之簀感童子之關諷兮雖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
春務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詒詁言於一朝兮可推
而措諸靡極蓋曰德之為物兮在已而不在他焉其形
輶於鴻毛兮其力重於泰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
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敺而復遷孝
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
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專責難於可顧禮莫隆於
任臣兮敕欽職而有間莫戚於夫婦之際兮風雎鳩而

誰涵莫穤於凡弟之間兮泣闗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之交兮兢切磋而成信其餘凡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纔謚為恭納寵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厚斂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恣同牀之干政兮嬉妲繼以興戎小不忍於咈母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况巧言與令色兮實蟾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為燉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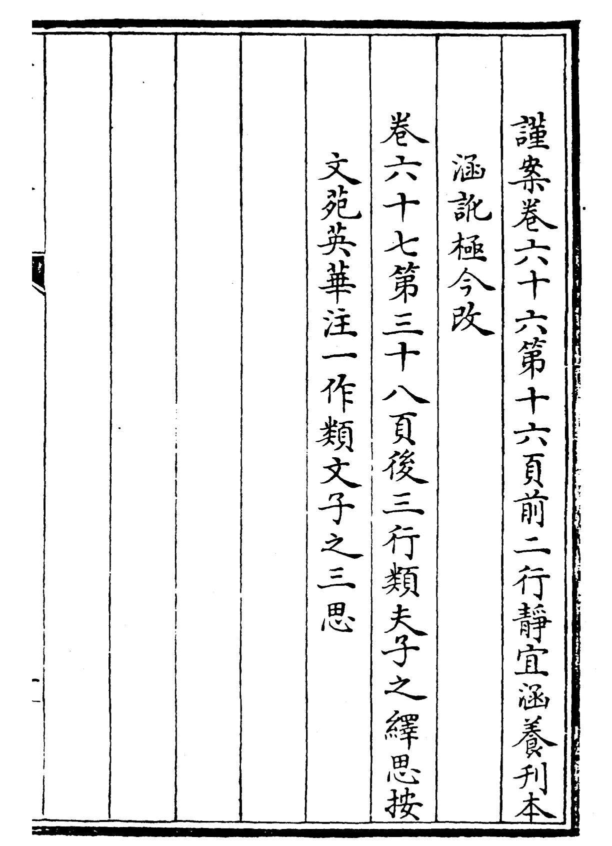


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

方循理而造要庶無忝於曾氏之所言兮聊矢賦而彌

劭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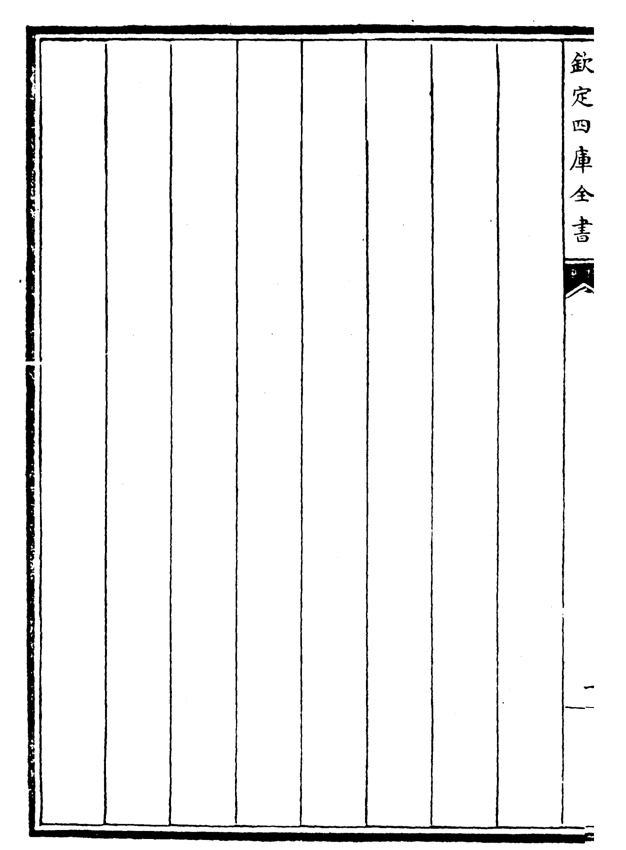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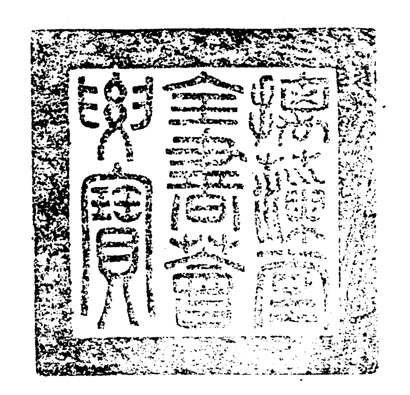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六第十六頁前二行靜宜涵養刊本

涵訛極今改

卷六十七第三十八頁後三行類夫子之繹思按

文苑英華注一作類文子之三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喻秦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八 六十九

詳校官侍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定歷代賦彚卷六十八

性道

融結為河嶽賦　　唐 黄滔

以伐出物我陶開杳冥至精風散元氣雨零一濁一清既定乾坤之體或融或結遂為河嶽之形豈非斷乎鼇足之時剖彼雞黄之日二儀各立以交泰一氣旁流而洋溢於是蒼茫不定奔為歸國之墟積聚無從疊

作干霄之質則令川陸天下江山域中淺深莫極夷險難窮剛柔隨之而洶湧嗜欲繼之而隆崇翻雪浪與霜濤下吞方厚拔重峯兼疊嶂上列圓空爾乃産鱗介蟲沙殖毛羽草木星辰晝夜以明滅烏兔東西而往復則有黿負龍孳文籍其陽九陰六共觸愚移傾缺其天樞地軸如疏樸罟波萬壑以派分似截渟泓仞千巖而雲矗旋闢大禹鞭神巨靈湧身鑿通浩渺擘斷嶙峋然後總注滄海爭摩碧旻舟楫風生航利名於世世輪轅雷

起駕禍福於人人至今若帶與言如拳設喻牢籠下土以箭急控壓中洲而石固三門九曲競呈升没之源太華維嵩交闘奔衝之路誰能究厥理考其情溝瀆曷為而散作丘陵奚補而攢成致彼至柔灑回邪而互急俾其峻極干道德以全平吾欲炭鞴陰陽鑪然天地鼓將邐迤之濬谷寫破連延之積翠令今日之形象復當時之寤寐默默緜緜然却歸於無事

義路賦 以言有君子得行斯路為韻

唐 王棨

義則本在路猶强名雖無有而為有亦時行而則行人或未知謂投足以山險心如能制信在躬而砥平既絕回邪無差正直居則思之而可見忽爾覓之而安得默識終始潛名南北昧其所在迷吾道之康莊能此是敦造先王之閫閾然而視之者不為好徑赴之者豈曰多岐邁德而謂其達矣立身而何莫由斯聖人每修孰慮乎崩榛所塞君子常喻寧求其老馬能知稽夫近遠甚夷往來無苟周朝之柱史奚棄鄘國之貞妻自守旁生

行葉於列樹以寧殊中引德車在推輪而何有莫不亘深仁宅逕通禮囿匪豺狼之所到惟干櫓以斯存若乃循其軌遊其藩有如入顏巷之中恬然自樂復似經桃蹊之上寂爾無言可以導彼深誠臻乎與旨相逢盡重氣之士相護皆舍生之子徘徊其側多感分以遺身馳騖於中必先人而後已厥大斯著其高或聞異邪途之徑捷與左道以岐分五霸三王既適此以圖業忠臣烈士亦從玆而報君夫如是則踶跂所為坦夷斯喻於坎

闢百家之蔽塞於以洞五帝之旨趣悲夫衢蒙行險之徒曷不遵乎此路

天爵賦　元　陶安

赫上帝之有命賦良貴於心官全衆美而光榮超萬物而尊安盖是爵得於天之所賦何假分茅而胙土班瑞而錫鞶也維人有心主宰一身克具天理故曰天君當其大化渾淪沖氣絪緼質凝胚腪靈秀為人帝令誕敷付以性真上帝若曰咨爾心官聰聽誥戒天地生物元

德至大全體爲仁妙用爲愛畀汝斯爵惻隱爰在服此
寵嘉力行無怠制事之宜其理爲義應酬裁度發彊剛
毅畀汝斯爵羞惡所繫申服嚴訓擴克必至維爾心官
朕所簡閱尚其無貳臨汝昭晰行之以禮粲然有節文
之詳明之以智截然有是非之別既降衷而不遺當秉
彝而對越然而與是德者天之道實其德者人之功盡
已而忠則仁義實緼於其中循物而信則仁義實用於
無窮樂夫善而不倦曾無閒於始終茲皆天爵可慕可

從容爾心官以思為職代天作工為民立極敬受爾爵其永無斁於是尊居靈臺光闢泰宇端莊整肅臨莅而處以方寸為所封之土以誠信為所佩之組耳目之司有其統筋骸之東有其主維屏維翰嚴禦欲之雄藩如圭如璧瑩真純之奥府遂乃極高明而為堂蹈中正而為塗觀艮象以行庭御巽風以乘車施廣譽而代繡積太和而成廚醉以道德之醇飫以義理之腴衮衣赤紱未足為重高牙大纛何足為殊凡君臣父子之有倫隆

殺等級之異宜揭綱常於萬世示法則於羣黎於以為邦家之光於以立太平之基則又皆出於斯也嗚呼時降風移人爵是炫趙孟斯貴趙孟能賤枉已求合浮雲歆羨昧天爵之當修宜鄒孟氏感於世變也系曰皇天無私兮賦德在躬彝倫咸備兮委任寔隆匪軒冕而自榮兮不品秩而能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守而不能舍也誓忠貞以自許兮庶幾因時而待賈也

孝者善繼人之志賦 以人子行孝能繼先志為韻 宋 文彥博

稽禮經之垂訓見孝子之奉親俾繼襲於先志蓋博諭於後人必學為箕既顯奉親之要無改於父克彰務本之因得不載考斯文深窮秘旨非徒樹彼教本蓋以昜於人子欲令不悖於親固在必從於始克纘丕緒始則揚武王之休追祀先公次則顯周旦之美徒觀其孝道斯盛國家遂行悉務無違之教或敦不匱之誠其父析薪孰云負之靡克若考作室但見構之方成斯蓋君令臣從上行下效俾百姓以從化則一國而興孝用勞用

力率從安義之文學禮學詩敢悖過庭之教罔墜先德彌增懿稱於顛沛而克肖實前後以相承子路之負屨傷斯為直養孟莊之臣不改是謂難能所謂乎君子能勞後代有繼遵地義以寧失守天經而罔替克紹前烈我則益務於矜莊無廢舊勲我則彌懷於遜悌是曰有後無聞辱先非惟世濟其美抑亦代不乏賢史談著書遷繼而立言垂世夏鯀治水禹紹而隨山濬川懿哉念凱風之言遵白華之義盖將無忝爾祖是用不違其志

夫然則上自君而下逹民固宜守茲而勿墜

中者天下之大本賦 以天下之教由此而出為韻

宋 文彥博

中者存乎性性者命於天為萬化所宗之本乃七情未發之前澹乎自持政教自茲而出矣感而後動吉凶由是以生焉原夫賾禮典之淵微得中和之用舍聖人極之以育物君子循之而化下人生而靜故能用其中焉教所由興是以謂之本也始其惟寂惟寞何慮何思道所從而隆矣人可得而由之喜怒不形守為樸素之本

嗜欲將至散成禮樂之基外物未牽中扃是斆茍能發以中節是致廣而成教始惟所稟金則義而木則仁終乃有遷父為慈而子為孝是知言其中者哀樂之未發謂乎本者教化之必由緼之則五常盡在散之則百禮交修何異夫大樸將分上者道而下者器洪鈞欲播達乎萌而出乎勾得不載考斯言詳覿至理雖化育之甚大亦權輿而自此誠明內著兩儀蟠極之宗和順外融萬物經綸之始有如此者不其偉而為最靈而可羙者

達道以攸宜若然則天下之精無能及此縱域中之大何莫由斯故知道不自於天生禮非從於地出起於人性之靜肇彼民心之質所以王者之致中和雖百慮而同歸於一

至誠盡人物之性賦以惟至誠盡人物之性為韻　宋　陳　襄

性理雖奧聖神可知繫此誠明之德盡夫人物之為稟上智於中和冥通化育燭羣生於動植深極謀惟凡厥民生應夫天粹有性之德曰仁與義罔之生也則失誠

而明之則備故窮本以知本推類而知類上以觀三極之道可得而明下以究萬物之情亦莫不至所謂與性俱生配天而誠不思而理得無為而化成深則盡人之道微而極物之精湛一德以清明坐無遺照格二儀之覆載居得與情盖夫人性均義也在推其所不為人性均仁也在行其所不忍將悠久以無息茲昭著於未朕窮吾理則人理斯得推吾情則人情可準心渝金石則毫釐千里而差孚格豚魚則天地一言而盡且夫蠢焉

非齊者庶物危而難保者蒸人何治之能格何施而能臻必在先誠其性内本諸身其深也有以通天下之志其幾也有以盡天下之神凡在化育孰不尊親大不失夫婦之愚必蒙其澤小不遺草木之細亦被其仁若然則情靡有遷道無所屈大人之事斯備赤子之心無拂伊尹之聖且思極於匹夫虞舜之仁亦推明於庶物斯乃性格天道德為人師有氣帥以為之用有心官而為之思宜爾小者大者樂之利之神藏在中通變而民罔

倦智周於下曲成之類無遺故孟軻明四端之由荀子辨五官之正知之者善成之者聖稽諸高厚而不悖質之幽明而孰病況於人乎況事倫乎莫不盡其性

德至者色澤洽賦以德輝發形顏色斯洽為韻　宋　劉弇

德既能至形斯有歸故茲色澤之洽率由充實之輝根百善之大全初忘物我暢四支之積美罔汩脂韋竊原樂莫大於誠人之生也直厥有備善是為至德茍本諸中扃者未始虧贅則見之外貌者何煩藻飾立其大者

性命默爾以皆安人焉廋哉色澤油然而可識外秉四重中清五綦其中周旋而盛亦已至其蓄剛健而新從可知純德發若粹和在斯朝廷之上誾誾而侃侃閨門之內愉愉而怡怡志意致修居有潤身之積英華發外形為睟面之滋接物非特既其文成已為能用其極如霧豹焉澤彩於幽渺如山玉焉揚輝於伏匿杜人偽之象恭天真之踵息默然而喻始符通理之黄中即之也温卒異鮮仁之令色誠以矜播祭而歸者驕態可賤取

夏畦之病者謟容孔艱又孰若藻德小言容之足美身
舁口耳之間窮而衡泌則神王而氣逸達而朱金則心
舒而體閒陋骫髒之元叔體柔嘉於仲山觀我朶頤㣲
羲易含龜之躁赫如渥赭得衛詩錫爵之顔有動之而
斯逺暴慢之明無就之而不見可畏之忽趨行奚事於
舜禹肝膽靡憂於楚越何假地文之示自得天光之發
所以養氣而無足餧嘉孟氏之醇醇樂内而何其臞偉
顔生之勃勃向若蒿目自累火馳弗寧窘勞倦不枯之

貌囿睢盱承豫之形槁項黃馘者既中已無主曼膚駢肩者又愚而不靈遂使赧赧而非所知徒慙表暴詡詡而相取下舉昧沉冥夫豈知彪外之君子不誣踐形之聖人可法蓋泚顙而達面目者未免愧積則養指而失肩背者良由智乏之故曰德至同於初澤色何從而不洽

卮言日出賦

宋 王禹偁

卮之為物也空則仰滿則傾伊斯言之無係假厥器而强名日出彌新尚安知其適莫天倪自得亦何繫於虛

盈豈不以危無所識每逐物而敧側言無所執但因時
而語默諒何思而何慮固靡失而靡得用能滿天下以
無過體褢中而可則徒觀夫卮𩐈𢓊以弗定言支離而
不窮孰見兆朕難明始終冥其心若虚舟之泛水應乎
物類天籟之鳴空是以至道無形至人絶想詎難追於
駟馬實冥求於罔象以不器之器是資以不言之言為
上存於身則大智之閑閑移於邦則王道之蕩蕩喻鳴
鐘之大小物莫我欺取膠柱於樞機吾將安仰大哉卮

也者既異鼓噐且殊漏巵言也者亦匪確論又非詭隨
知萬物之種也奚千里而應之智過挈瓶檮杌之書徒
爾信踰盈缶連山之象云為故曰不言則齊同形相禪
巧如簧兮非偶卒若環兮無變得之者毀譽兩忘失之
者是非交戰詳夫危有空滿於義則那言無準的在理
云何亦猶君不言而黔首化天不言而玉燭和是以大
道五千取不知而立誡寓言十九藉外論以同波今我
后據北極之尊窮南華之旨思欲體清淨而率兆庶故

先命詞賦而試多士盛乎哉崇道之名不為虛美

慎所好賦 以重譯獻珍信非寶也為韻

唐 闕名

君子嚴其牆仞戒以心胷知躭味之易入俾回邪而不容其慎德也白圭是聞其三復其好賢也緇衣必薦其九重自然契已坦蕩清心肅雍玩喪志而何有欲敗度兮何從昔如王者三朝遠人重譯執贄山委獻琛雲積豈不知納寶庫為子孫之藏映玉墀嘉戎夷之績蓋以難得之貨有損不貪之寶無斁獲狼而荒服不臻却馬

而漢王受益嗤虞公受玉之敗美晉帝焚裘之迹匪騁欲而適願將去奢而無怨滿堂足戒黄金寧慎其四知連城不求白璧何勞於三獻所愛者禮所懐者仁君由之而乂國士用之以防身衣服有常非敢玩於千襲飲食不瀆寧專美於八珍其受才也必擇能而得儁其慕友也亦資忠而履信將辭直而不違知言廿而有各是窒其欲無忽於微五色足眈審之則朱紫不奪八音可樂慢之則鄭雅同歸思禁邪而制放慮今是而昨非上

則宣風下同偃草將還淳而復樸在躭德而味道蒐田失度則念虞人之箴慈儉或虧必思老氏之寶至矣哉好之者儒以多聞為潤屋立義為分社孝既慕於參乎學願從於回也孜孜屑屑束修問寡如此人所以銘座而弗忘書紳而不舍

同人于野賦以君子之道何往不通為韻　唐　周鉞

善本身修名由道長惟君子之所履遇同人而遂往不修正直誠邪枉於出門既叶於心視野郊於指掌守柔

以處亦何後而何先秉健而行諒無偏而無黨蓋以居
謙不躁應上潛通欲垂文於天下須立志於胷中雲合
霧開孰無機於豹變聲馳響答皆有意於雷同必使量
統含弘義資探討包利貞而共濟顧言行而相保情田
波注將符若水之時德宇馨香用法如蘭之道乃言六
二是乘柔之主九五為行健之資乘乎柔而何剛敢奪
行乎健而何往不之況能辨方知類視險如夷念同氣
以導彼實忘言而在兹於以審吉凶較能否始居中而

體正終處上而為首理方求友喻伐木以攸宜義在同心於斷金而誰有所期利比浮雲悠然莫分光於身者曰道聲於教者曰文故得退無失位進得其羣將果行以育德候移忠而事君則知福應無他元亨由已理契和順心惟知止不然何以風雲偶會咸為得路之人悔吝不生盡似同舟之子別有勵志彌久勞謙已多既考之於六位亦化之於四科且如今日之進也道如之何

鳥求友聲賦以人自得求友聲之道為韻

唐 王棨

日暖風輕有黄鳥兮間關嚶嚶始乘春而出自幽谷俄擇木而求其友聲尚沮羣猜每念載鳴之侶方期類聚詎無相應之情於是紅破園桃青勻禁柳韶光媚原野之始宿雨霽池塘之後由是睍睆遷喬棲翔寡友潛符切切之義爰發嚶嚶之口林間乍囀誠謂乎知音可期陌上頻啼似恨其離羣已久既而雅叶交應如懷故人得鷃鷃之流言不信見靈烏而白首如新濯木烟中念友朋而有待楊園景裏豈鳩集之無因鳴亳既殊攀稽

靡異猶角徵之先奏俟宮商之有自遂使夕陽橋畔人
人增感别之愁曉色樓前處處動傷春之思族類安在
間關未休想王雎兮從吾所好知斥鷃兮謂我何求豈
比蜀嵬銜寃啼巴月於深夜燕鴻失侶叫邊雲於凛秋
懿夫隔霧彌幽含風轉好似弘三益之旨足警寡聞之
抱想伊烏也猶推故舊之心矧乃人斯忍棄友朋之道
取則寧遠流音在兹爾苟嚶鳴而占矣吾將德義以求
之雖慕惠莊顧定交於他日如令管鮑得擅美於當時

夫如是則結緩何慙彈冠不惑伐木將廢而莫可谷風欲刺而安得已乎勿謂斯鳥之聲至微而忘其是則

松柏有心賦

唐　王棨

彼木雖衆何心可持惟松柏其生矣禀堅貞而有之所以固節千歲凝芳四時積翠森疎見冐雪停霜之性攢空蕭瑟無改柯易葉之期懿夫外聳原本闕五字直或盤根於幽磵之畔或挺資於高山之側原本闕三字桂何慙荆棘葉殊而可謂不同節厚而盡云難測相連夾路在成城而稍

倖未可為薪比死灰而莫得婉匪石而枝勁叶懸旌而影揺苟無懼於早落亦何憂於後彫聳幹山巔且甚長於衆植成行陵上終不亂於驚飈矧乎萬樹含秋千林向晚方見夫鶴棲之所彌茂麝食之餘不損天台溪畔若有意以垂陰太華峰前豈無情於固本既立端操寧驚大寒似蓋而秦封翠斂如愁而殷社煙攢勢迴蒿萊競高標於塵外時當揺落爭秀出於林端豈無井上之桐亦有園中之柳於春色以自得在歲寒而則不曽未

若方寸斯抱層空可淩雚雖傾而莫比蓬非直而何稱至如嚴氣方勁翠色猶增亦何異君子仗誠處難危而愈厲志人髙道當顛沛以彌弘是知斯木惟良因心所貴各固結其修幹共青蒼於四氣然則喻禮於人欲舍此而何謂

跬步千里賦 以審乎致遠行之在人為韻

唐　王棨

彼道雖遠惟人可行積一時之跬步臻千里之遥程亦如塵至微而結成山嶽川不息而流作滄瀛是則大自

小成遐因邇至理苟均於積習義必資乎馴致莫不究其攸往明其所自不因布武之間那及同舟之地終尋高躅必可繼於飛鴻不躡前蹤安得齊於赤驥是則欲追追遞無或踟躕始謂與其進也不亦遠乎玉趾勤遷諒金城之可越芳塵漸原本闕三字水之難逾矧夫高以下為著顯以微為本既曳踵以將至盖執心而忘返行行莫止豈辭明月之程去去不停寧憚黄雲之遠但勉行之終能及之苟循途而坦坦盍履道以孜孜如肯裂裳自

等聚糧之義豈勞由徑當齊命駕之期得非務進邇彌專遄征有稟念踽踽以無怠故儦儦而滋甚自勤跋涉邯鄲之學全殊不假因循燕宋之遥可審然而志勿休者雖難必易行不止者雖遠必臻亦猶積水為瑩冰之始層臺實累土之因大道能遵終及奔馳之子中途儻廢誠慙跛躄之人别有跼蹐負來躊躇斯在將欲跂跡霄漢超蹤寰海或能開道路解縶維則千里之途可待

天秩有禮賦 有序

宋 陳 普

先儒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即理也夫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其實即一自然之道體也秩者品位之次序也朱子曰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所謂天秩有禮者也禮者聖人之所制而實皆天則之當然天理之自然天道之本然聖人不過循之而已舜之無為禹之無事文王之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皆此事也有者天理之所本有當有人心之同然非本無此理而獨出於聖人之所作為者也

夫禮即道妙體居用先非人為而始有皆天秩之當然莫髙覆燾之形一原從出實敘節文之禮萬善皆全聞之帝則之中無在不然王道之行以斯為美燦然截然和以為貴主是張是命之不已禮之秩也豈獨出於聖人性所有焉一皆本於自然主宰謂帝性情曰乾心則人心之妙體皆道體之全不已文王常在左右何言孔子初無後先禮之制也初不在我理之因也皆自於天大矣無私乃物類之太初太始截然有序為人倫之三

百三千兹盖皇矣臨下辨上下之等差髙而聽卑定尊卑之位次本原已具於定則毫髮不容於小智父子君臣皆大學之當止爵齒昭穆本中庸之不離有者其初非强而有自然之理當知所自髙也明也渾然太極之純全品斯節斯同是一初之付畀大抵天理流行散作蒸民之則聖人制作初非有意之私一事一理不造之妙造五品五教無為之至為欲識制度品節文章之本當歌出衎出遊文王之詩孝子忠臣天理素定尊君嚴

父天威莫欺本然定者之謂秩有者生民之秉彝敬主於心隱若運行之不已讓形於外顯然道理之相推孰不謂衣裳之制垂自黄唐玉帛之儀修於虞夏夫子教人鄉黨朝聘周公體國禘嘗郊社豈知萬殊一本有素定之裁制百聖羣賢非妄為之虚假禮焉所謂體焉人也實皆天也室家男女妙陰陽二曜之合離堂陛尊卑昭南北兩樞之高下是何漢晉隋唐不為堯舜禹湯金張許史無復孔顔孟思夫婦之别誰得文王之太姒兄

弟之倫未若叔齊與伯夷豈非天序天常上聖能盡天精天粹淺心莫窺雖禮之所在皆天秩之常也然道不虛行必人存而舉之所以聖學流傳斷以大人之語帝朝儀論斷之自我之辭又當知化成於禮非教則不成政舉於人何由而得舉禮義之民皆出於禮樂禮樂之士悉由於庠序不然則民命不立士習不善而一以三綱五典委之天事物何由而得所

道不遠人賦

宋 陳普

道本同得學惟反思不於人而逺也率吾性以為之即是理之常行禀生則具取諸身而皆有莫近於斯聞之天賦性命之正皆在吾身日用之常莫非至理渾然全體至善至粹凡厥有生甚親甚邇所當行者命則然而性則然夫豈逺乎人在此而道在此是道也本太極體為天地公坦易明白流行貫通視聽貌思各有天倫之極喜怒哀樂俱全未發之中並生天地均賦均得豈有須臾不偕不同是謂理然不過云為動静其於我也未

嘗南北西東道者何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外女內君上臣下皆自近取初何外假但求於我欲則至矣如在於室未之思也人者仁也不亦善乎道即性焉又何遠者即是訓是行之洪範並受共由凡有物有則之烝民有操無舍大抵人之相去雖尺寸以異地理之同得無毫釐之離人塞吾體帥吾性何止戶庭見於面盎於背本無主賓信知一理之費隱常與四支而屈伸恭常在手重固在足正豈外心修寧外身固無毫髮之疎遠

但用工夫於率循影形響聲尚有彼之與此天水地火猶分類以殊倫自陰陽二氣賦質化生而健順五常同時付託純四體之中默然自喻隨百感之來順時如躍暗者顧之有如天壤胡越明者取之若在苞苴囊橐求之斯得舍之斯失離之則非由之何莫所謂不下帶而存夫豈如捕風之若所以孟軻洞見但求端於性情劉子深知惟驗中於動作噫禮樂散殊充周於天地高下夫婦知行昭晰於鳶魚躍飛序別見於鴻鴈雎鳩之小

仁義見於豺狼螻蟻之微彼兩間有萬皆與道以無間此三才居一豈有時而或違去道而遠曰仁則非胡乃慕彼糠糜忘肥甘之在已棄其蘭茝蘇糞壤以充幃又當知月至而已者忘逆旅之非家日用不知者昧自身之有寶冥行方寸邈若海山明於一念取之懷抱此孔子於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詩而以未思言之教求道者但用心於内也已

得意忘言賦 以去象棄詞根乎幽朕為韻

唐 謝觀

易意難見言以存之得意之後而言可遺本憑詮以指昧既達誠而去詞昔者先王玄通黙想以深指難可擬議嗟後世無不瞻仰是以錯綜六爻森羅萬象立文以寓其吉凶賾隱以知其來往憑有狀之狀而定其範圍因可名之名以徵其影響悟影響則可名之名息達範圍則有狀之狀無執可名為常名者謬定有狀為常狀者愚方知禮以適變作事之符符以觀設導意之樞但魚兎之得也於筌蹄而已乎然則言者意之苗得意而

根源有據意者言之本得本而枝葉不御假以寄誠明為定據如鑽燧求火獲火而燧之可忘似剖蚌求珠得珠而蚌之可去於戲置文字之館植玄牝之根自入存存之室縻乎察察之門不爽毫釐經濟無為之内匪差黍累彌淪有截之垠既而搜未形之形索無朕之朕變以喻而立幽藉明為準則可棄喻取變即明討幽不可以理縛難可以文囙遇陽則明豈必離乃為日遇陰則順何須坤乃為牛夫如是稽其意窮其事旁通其闔闢

曲盡其精義英華可採桎梏斯棄儻究忘言之機庶叶表微之思

人不易知賦以題為韻　唐　郭適

墳素通旨古今彜倫惟沖虛以效迹貴特達而知人有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徵而觀則甄一德而求真既而紀合性情交驅馳驟莊列談其險艱堯舜病其授受玉石相蔽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忌投珠而自久考聲度之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

則亂何不有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於能否復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失子羽之容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郎之顧曲辨齊竽之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卧龍之器其道或如蘭芷應以塤篪闈撤俎而興歎指負甑而留規管仲霸齊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而皆得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別有事業後時徘徊中路厭東郭之雪隱南山之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者棄之於異趣茍名實

之斯在頤曲直而成喻徒叩寂於不材實有慚於能賦

愛而不見賦有序

唐　蕭穎士

丙辰歲待詔京邑貽舊知作

嗟乎或愛之而不見者有之矣何必周秦異代夷夏殊軌阻嚴城之九重限方舟之一水茍時事之多愆故人遐而室邇闕山起於足下堂上遠乎千里聳專專之日成遽將逝而復止詩人所以思婉孌而搔首賦城隅之有俟吁不得其已也惟夙昔之良會夢佳期於北方敘

渤澥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光含芳詞以况予云惠好之不忘願報義於永日陪遊宴於帝鄉廣莫忽而號怒鯨波洶而騰張俄驚竜以輟寐問窮髮之茫茫將揭厲以復從駭風濤之匪量思投軀以靡吝撫遺體以兢惶晨切切以悽悽夕屏營以彷徨追前歡之俯通歎此恨之悠長於是收神返慮澄澹靜默冥然就寢兀若無識冀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即徒有願兮且未克憂深沉兮萃胸臆風兮雨兮思君子兮何極

心鏡賦

唐　楊慎虛

嘗觀夫乾位始造坤儀廣生運元和而産氣因自有而含精萬靈羣分立圓形以標貴四體成物包寸心而致亨含妙有而存象貢虛無而自明故其端以居中動不違正藏牝谷而為主闢靈臺而作鏡將黷之而不昏因澄之而彌静既剗邪而窒慾忽窮理而知命然後和精神明情性俾存存而不惑恒皎皎而孤映由觸類而感有為必因象物知器乘時利人敷禮經以導俗馳精義

以入神探禍福而知運任行藏而理身所以君子處順而情逸明王不言而化淳若乃潛英議蓄明斷欲鴻蒙而未析匆冒眛而相亂凝至精而一臨俾羣疑而四散故使立身者潔之而清貞自守入官者朗之而美化攸贊語衆妙之玄通分萬殊於大觀然則物以心鑒心由物遷掇輕花而意豔坐孤石而情堅所以去彼取此削觚為圜將欲保至和而不撓存大樸而自然兹會有體彼管攸設選賢而官知人則哲端靈心之朗暢拂清鏡

之光潔取舍妙諧於物宜推擇靡遺於井渫遣許郭而齊鑒與山盧而比傑可謂張英風著徽烈嗟小子之庸蔽撫蓬心而望絶

至人用心若鏡賦以方寸虛地有來斯應為韻　唐　紇干俞

睠理心之至者有明鏡而比諸皎然可鑒泊然其虛含將迎之載勤無情是得存好惡之不辨何狀不儲彼誠之明惟道斯守居中自執於精一待物豈殊乎先後云誰鑒矣則用當其無匪我功焉乃為而不有淵兮內照

曠若虛受伊默慮其智愚儼分形於美醜稽至理也其
性命哉瑩爾蒙蔽滌乎氛埃引曜弘納清明洞開自外
爰依叶彼生而有象由衷必應體夫神以知來故得稱
有别於宏規等無私於衆類茍觀過之能審爰見疵而
不愧始求義於昭昭卒窮微於至至和平自保非險乎
山川容貎旣呈必肖乎天地美夫鑒乃不臧勝而無傷
恒其德匪明而匪晦狀於物或圓而或方仰周文之翼
翼同叔度之汪汪是知弘量資乎日宣儲精本於明證

鏡將心而共理影與形而合應思負局之克修並懸心而有稱感物攸在立誠取斯彼範金之遺制信靈府以相隨吾道方存庶一觀而無替其明固久亦屢照而忘疲想夫朗若爰啓靜而無悶比申監於盈尺願修容於進寸樂廣播披雲之詞莊生諧止水之論冀因照以玄鑒豈逢時而在困

至人心鏡賦 以人心融道清鑒應物為韻 唐 于可封

莊生有言曰至人用心若鏡有旨哉是言也夫鏡也者

以明為體是故有來而必應心也者以靜為照亦可不思而玄通拂拭生光掛新臺而月滿罔象求得映赤水而珠融若鍊心而比鏡信清明而在躬爾乃以鏡為心因心載考菱花發而羣象生靈府開而萬物保斯鏡之精明謂人心得道至人所以畀其性而遺箴弱其志以虛襟聽無聲之和樂天籟之音明白四達照幽燭深希洞視而玄鑒在無心而用心茍能忘已作虛舟之泛必保其光得秦鏡之鑒我邦君皇宗之子天人之英體以

合道沖融混成其用心也達至人之妙理其朗鑒也同水鏡之澄清閑意而圓照吐心而自明妍媸莫能藏其象鬼神莫以遁其情絶毋意與毋我固不將而不迎懸彼高鑒求乎有貞覩處子兮調脂粉爭捧心兮效顰嚬醜者自醜新者自新形美惡而區別吾何情於知人媿匪桃夭寧容比證對香奩而呈貌慮柔姿而不稱有待良人非徒好勝因兹佇賞必冀象應紅粉蛾眉趨而競謁宛其素質髮彼玄髮類芙蓉之映水若姮娥之向月

大明無私衆鑒不歆光之所燭照及微物庶有假於恩輝幸留心於翦拂

靈臺賦　　唐　韋承慶

歲已殫夜向闌風威勁霜氣寒月斜臨於棟首河半落於簷端心耿耿而不寐魂甇甇而未安乃振衣危坐隱几太息繹思於今古之津佇懷於天地之域粤若天分地開古往今来物之播焉成萬品人之生也配三才伊生人之為貴咸賦職於靈臺彼靈臺者含粹而起惟神

所止想四大之樞機執五成之端揆統精靈之住復括性命之終始坎憑慧而宣聽離假明而暢視六儀竦而承尊百骸運而為使若衆星之拱璿極猶列國之宗玉扆夫其鼓動陶甄範圍涵育質微用廣如土圭之準盈縮精靈器要譬灰琯之調凉燠撫二儀之斡運必用此而休復閱庶類之區分亦俟兹而大畜奥室資明於洞户飛軒寄轉於輕軸靈筠挺防露之篁孤穎秀梢雲之木其髙也巍乎峻峙傑爾孤標上干日月迴冠雲霄其

深也如海之渟如淵之邃逌窅萬仞兮沉以清潛九重兮隱而閟其平也周道如砥君子之夷局其險也蜀門若劒小人之跂躅彌性塲而極覽溥情囿而環矚鮮開曠而閒凝多鬱堙而窘促萌一緒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無半刻而恬想乃終年而汩欲大木百圍而窾竅長河九支而屈曲怒則烈火扇於衝飆喜則春露融於朝旭懼驚懷其若墜憂結念其如束或漫漫而川浮或迨迨而山屬繁襟霧合而煙聚單思鍼懸而縷續其鶩時也

似飛蛾凌亂而投明燭其趨利也若饑烏聯翩而爭場粟力方躓而獨騁量已傾而未足吹紉首而聒虞韶握碱砆而衒荆玉纖埃不讓於山阜巨海見排於井谷沉浮兮靡定去就兮多途乍排下而進上忽出有而入無轉息而延緣萬古迴瞬而周流八區形寥寥於衽席慮淼淼於燕吳乃榮乃華如馳如驅甚飛猱之蹻喬木邁奔兕之逸修衢雖杼軸而無已吾未知其所圖爾其清濁兩資臧否兼司有緩者而窒者幾附之而益之勇怯

於焉競爽明晦所以相欺或外靜而中躁或情愠而顏怡或趣睽而迹偶或言信而誠疑眉睫兩連而相對山河萬重而在兹莫覩其深沉之實抱徒見其俯僂之虛姿類陰陽之不測匹神鬼之難期不可審之以權量不可卜之以蓍龜爭度長而自我各守勝而為師設皇綱而懸帝制張地絡而舉天維雖衆條之所撿轄在斯輛而不能持徵善惡於遥祀訪賢愚於羣冊軒昊用之而司契堯舜守之而光宅湯武任之以為王桓文仗之而

作伯弘聖道者謂之周孔肆凶德者攝為桀跖體仁成
曾史之行毓智舉良平之策六國起交爭之端三方構
鼎峙之迹政焚書而騁暴巨誦典而崇僻嚭讒胥而獲
誅靳譖原而受斥軻發匣而揮匕如睨楹而抗璧蕭朱
始諧而末釁餘耳初好而終隙寵包詐而昵躬牢蘊邪
而附石究迴冗於今古鬱繽紛於載籍匪外物之所嬰
諒乃心之攸敵若乃無損無益不盈不沖湛虛明其若
鏡坦弘量其如空靜凝神而合道動應物而修功得至

無於象外乘妙有於寰中既脗合而懸解且兼忘而大同象罔之珠易索橐籥之用無窮入窅冥而超宇宙翔寥廓而矯樊籠斯上聖之神理邈先幾而感通諒凡情之靡得徒仰止於余衷至於宅義依仁棲貞履順崇禮讓之扃闥聳温恭之墻仞赴䚢𨐋而全忠處龍鄉而執信情居損而能酌時處遯而無愠遊書圃而撫芳挹文河而濼潤循雅度而成則服嘉言而遣吝乃懿士之清規寔吾人之所徇持弱操而知勉飭微躬而厎慎思不

忮而不求絶相靡而相刃慨投筆而長想聊綴音於末韻

天道如張弓賦　　宋　王禹偁

上天如之何匪謙莫益張弓如之何匪高莫抑瞻倚杵之為狀考彎弧而取則所以老氏順之以立玄言王者法之而建皇極豈不以天寔虧盈弓唯審固既命中以有式若無親而設喻善惡之效自應弦而靡差禍福之祥同流矢之所注吾嘗觀善射之人如天道兮有倫下

者舉其勢高者俯其身左馬右人落轂中而不失十發九中視掌上而彌親又嘗觀上玄之理與張弓兮匪異損有餘以示誡補不足而平施小人用壯唯六極而是罹君子好謙乃百祥而咸萃又嘗觀上聖之姿法天道兮緝熙令見禁於强暴心不忘於惸嫠百姓與能自樂財成之道四時咸序爰歸輔相之宜天之道也既如彼弓之義也又如此懿乎男子之事克叶聖人之旨自可移於邦求諸已蓋裒多益寡者焉唯舉下抑高而已夫

如是則張其弓挾其矢體由基之所長天道遠人道邇非裨竈之能量是以君者撫其弱抑其強如猿臂之盡妙中鵠心而允臧向使天理或爽君道靡常自然反時而反德又烏可稱帝而稱王者哉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天衢賦以亨達之路無復凝滯為韻

宋 文彦博

否窮必泰畜極當亨取天衢而垂喻在易象以著明孰謂乎險不可升半塗則廢誠因乎利有攸往直道而行

原夫乾以剛升艮能柔遏卦成大畜之象亨在六爻之末言其天者示吾道之高明譬彼衢焉表時途之洞達徒觀其蕩蕩罔極平平甚夷必在與其進也方可跂而及之將列曜以同遊曾無險阻與羣龍而共躍迴出喧卑廣矣亨塗坦然大路小人寸進以無便君子階升而有素遠者近者自當開泰之時何斯違斯詎見艱難之步豈不以屈伸道異窮達路殊困躓率由於邪徑超騰宛在於康衢瑣瑣管闚固上行而莫有區區跛履信高

蹈以應無盖以本乎天者悠遠而不窮況於衢者遵循而惟速旣亨達之有遂則制畜而無復初惟藏密同鶴鳴之在隂終乃升高類鴻漸而及陸偉乎高連雲漢直比絲繩將何人之牽履欲誰氏之先登上士行之而克勤大勲必集王者蹈之而不返庶績咸凝若然則道遂坦夷往無凝滯豈惟推四達之廣盖將及九重之際何當履此高衢振芳蹤而出世